

序

佳詠伸雅懷——序趙醫師的芳菲瑰琦台灣情



是稱職的醫師，又是表現亮眼的畫家，趙宗冠先生（以下稱趙君）是少數有成者之一。有醫德者必有“醫術是同情人的藝術”之信念。蓋醫道與藝術創作的基礎是愛心。唯具愛心始能仁民愛物，靜觀萬物而自得。藝術正是使人幸福、自在與和諧的另類醫術。趙君一直以此兩者濟世之，淑世之，過著創造性活動之生涯。

哥德（Goethe）歌詠具備創造性活動之生命，其著作《浮士德》就是無止境地追求生命意義的象徵。哥德的看法是：唯有創造性活動才能滿足人的追求，創造性活動，通常等於善行，終極衍生幸福。趙君一路走來，在繪畫領域裡，以“內觀心性外遊世界”的方式，堅毅執著創造性生涯，始終如一。

一個在年老之前過著創造性生活的人，絕不會使生命低沉、黑白，反之在創造性生活中所培蘊的精神與意志上的力道卻有增無己。趙醫師之75邀請展，使人聯想到日本昔日大畫家北齋（Hokusai），他在七十五歲時的一段創作感言：“我從六歲開始，便熱愛描繪各種物品的外型”，年到五〇，我已出版大量的圖案；但我七〇以前的作品皆不值一提。年進七十三，我才稍識大自然、獸、植物、鳥、魚及昆蟲的真正結構。於是待我年屆八十，我會更進步；年屆九十，我將洞察景物的奧妙；高齡一百，我會步入美妙之境；一百晉十，所繪一點一線，必然栩栩如生。這是我七十五歲時的感言。

從北齋這段自述，看出有創作性活動的藝術家，不但忘老，且不服老，日子依舊充滿美好的希望。趙醫師的生命態度，和這位以〈神戶川之大浪〉聞名早年藝壇的北齋，有幾分相似。真誠藝術家從事創作，是不計較得失的。他們的態度是：“我房子燒掉了，我卻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月亮”。其實藝術家可當日耀或月輝，是燃燒自己卻不會成為灰燼的一種生命。渾然忘記老之將至的北齋與趙君均屬之。他們在努力堅持下有意或無意，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心血作品淑世。藉這創作性活動的成果及態度，獻給人們和諧（harmony）、舒適（comfort）及深意（profundity）。

趙君〈台灣之美〉圖像，畫風成熟。一展和諧、烜耀的美麗台灣，也分享人們那所蘊藏的深邃意涵——台灣整體的氣質與精神狀態，還有台灣價值與尊嚴。藝術家那洞悉深度的心眼和靈視，常能協助人們看到所有一切的深層內涵。趙君畫中乾坤，即是20世紀中葉日本名畫家東山魁夷所說的「故鄉是巡禮的開始，也是巡禮後的終點。」誠然藝術家的創作，在內容方面之表現主題（Subject matter）及對象（Objects），務必是自己所最感親切、最關愛者，起碼需具有自主觀點。在形式方面的號記、符碼（emblem）與風格（Style）及意義（meaning），也必須富有時代精神及族群氣質和性格，以及環境要素。

趙君（台灣之美）視野廣闊，表現多元，內容豐富，在追尋故鄉淡愁濃愛與靈魂的過程中，往往於作品裡呈現出文化交雜與刺激的新感覺，抑或新的象徵性。比如〈日月同輝〉及〈日月潭春秋〉等大型畫作，均可發現：1.被類似立體派手法分割，象徵著錦繡大地的內在，存在著某些裂解、切割之事實。2.以顯著的異色面共處並置，表彰在地種種的多元與歧異性格。亦暗示段代時間之歷史、政治染色。

故趙君之〈台灣圖像〉，不只寫景，而是吟詠伸雅懷——陽春召我以霞景，造化假我以彩筆繪芳菲曼妙之芳園，敘和悅之節奏，表群山俊秀靈氣。寶島四時長春，花開遍野不謝，佳林芳草。禽鳥蟲魚，或綠水悠悠不盡，驟雨磅礴，烈日炎蒸，秋冬蕭瑟，無一不可入畫吟詠彩繪。

筆者自1986與台中畫友同赴韓國考察交流，初遇趙君迄今，但見趙君勤奮彩筆耕色田，從未中斷。數拾年如一日，亦累積相當厚實之表現功力。畫域寬敞而不塞，技法多元而靈巧。大有包宇宙之志，吞八荒之心的氣魄。覺得趙君似一棵本土大樹，就在他所生長的土地裡扎根，吸取大地精華而碩。祝趙醫師邀請展出，當如鶴鳴九皋，聲聞於天。

師大美術系教授

施並錫

寫於2010.5.24